

70多年前,在山东党的历史上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锄奸行动:有一对患难夫妻,都是中共地下党员,当有一天妻子发现丈夫叛变了时,毅然与嫂子一起,配合党中央派来的特工,将丈夫处决…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姑嫂锄奸。她们就是小姑傅玉真,嫂子李淑秀。

姑嫂锄奸 展巾帼风采

本报记者 丛书莹



傅玉真、李淑秀、张英商议除掉叛徒丁惟尊。



傅玉真



李淑秀

姑嫂联手大义灭亲

因为当时锄奸的地点在青岛,而且故事的主人公已经离开人世,而且其亲属大都不在潍坊居住,采访陷入困境,想到故事的主人公都是高密人,记者联系了高密市档案局相关工作人员。高密市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他们掌握当时的一些历史资料,这使得采访出现转机。

在之前,记者对姑嫂锄奸的故事已有所耳闻,但是一些细节,到了高密市档案局才知晓。历史需要被人类知晓,高密市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本着这个原则,给记者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节。

“说到姑嫂锄奸,就不得不说傅氏家族,兄妹五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,长子傅书堂还一度担任过共产党山东省委代理省委书记。傅书堂的大妹傅桂兰、二妹傅玉真、妻子李淑秀在1929年8月16日处决叛徒王复元(原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)的行动中,做出了重大贡献。”高密市档案局局长李淑芳首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

傅玉真原是高密的一个女工,她精明能干,爽朗活泼,在哥哥傅书堂的影响下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是高密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。傅玉真到青岛后,到鸡子公司当了一名工人,嫂子在家照看刚出生才几个月的孩子。这时从高密火车站来了一个擦车工,名叫丁惟尊。他原是高密火车站的擦车工,地下党员,在大革命时期表现较为积极,山东形势恶化后,高密的党员不断被捕,他便跑到青岛当了一名排字工人。

傅玉真在家乡高密活动时,就和丁惟尊熟悉。那时傅玉真的家是党支部驻地和党的交通站,傅玉真经常帮着哥哥傅书堂印刷宣传材料,给在家

中开会的党员站岗放哨,为党组织送信找人。丁惟尊是傅家的常客,彼此非常熟悉。此时又在青岛会面,颇觉亲近,两人渐渐产生了爱情。玉真想,两人在大革命的风暴中都经过了一定的锻炼,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,如果永远在一起为党工作,该是多么理想的生活啊!傅玉真怀着美好的愿望,不久便与丁惟尊结了婚。婚后,夫妻二人搬到了云南路兴西里一名党的同情者家里租住,嫂子李淑秀和他们住在一起。

说到姑嫂锄奸,最重要的是傅玉真大义灭亲。傅玉真与丁惟尊结婚后,和大嫂李淑秀住在一起。在王复元的威逼利诱之下,与傅玉真结婚不久的丁惟尊叛变了,向王复元提供了多处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,致使多名党员被捕。

残酷的斗争培养了傅玉真高度的警惕性。丁惟尊的种种异常行踪,很快引起了傅玉真的高度警觉。自从发现丈夫变节后,傅玉真又气又恨。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自己从14岁就参加革命,而丈夫竟然轻易叛变了革命,成为可耻的叛徒。但是,“一夜夫妻百日恩”想到两人婚后感情一直和谐,她又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,多次偷偷落泪。

傅玉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,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,她想到了因叛徒告密遭残杀的昔日同志、战友,想到自己的人党介绍人田洒出生于高密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,却毅然与家庭决裂,走上了革命道路,就是这样一名坚定的革命者,却因为叛徒的罪恶告密牺牲了,想到革命利益……傅玉真再也坐不住了,毅然坚定了大义灭亲的决心。玉真把自己的想法跟嫂子说了,李淑秀用赞许的目光看着她,没有多说什么。姑嫂两人眼含热泪,双手紧握在了一起。傅玉真回到青岛和嫂子

商量后,便悄悄地向市委负责人作了汇报。

1929年3月,中央派特科“红队”(红色恐怖队的简称,即专门采取行动惩办叛徒的机构)队员张英从上海急赴山东,协助铲除叛徒丁惟尊。张英根据青岛市委的决定来到云南路与傅家姑嫂见面,共同制定了处决丁惟尊的计划。

关于傅玉真丈夫丁惟尊的死,历史资料上这样写道,一天丁惟尊已经睡下,张英叩门而入,笑道:“快起来,中央来人了,在前海栈桥等你,有重要工作和你谈。”丁惟尊心里有鬼,借口已经睡下不愿去。傅玉真一边帮腔道:“既然上面来人准有要事,你还是去一趟吧,天怪热的,反正也睡不着,谈完了快回来。”丁见妻子神情平和,又想到中央来人,可能有重要机密,可以刺探向主子献媚,领功加赏。遂穿好衣服跟张英而去。走到滋阳路口,丁惟尊忽然发现张英神色严峻,猛然扭头往回跑。张英却冷笑举枪,这个可耻的败类就地倒毙。

皮鞋店内击毙王复元

丁惟尊死后,傅玉真、李淑秀抓紧准备下一步的应对,王复元要傅玉真到国民党市党部工作,“替夫报仇”。玉真应付道:“像我这样一个年轻寡妇,丁家不能准去。”后王复元又要李淑秀到济南去住,由他养活。并说:“快叫大杠子回来吧,把你们扔在家里活受罪。苏联也是牢笼政策,在那里也是受罪。”王复元走后,玉真、淑秀将王复元的言行向青岛市委及时报告了。

王复元虽已成惊弓之鸟,但张英和王科仁始终未见其面,只是见过王复元的照片,那是青岛市委委员徐子兴借职业之便在分检信件时获取的。为了核准,必须目睹其人。8

月12日,张英又来到玉真家,说:“组织决定立即处决王复元,但我还未见他真人。”玉真向张英说明了王复元这几天来她家的规律。第二天上午,王复元果然又来到玉真家。李淑秀先和他搭上腔,玉真拿起壶去茶馆提水,见青岛市委安排的人员牟洪礼已在那里等候。相遇后玉真说了声“来了”,提上水就回家了。一会儿,李淑秀和玉真出门送“客”,牟洪礼摇着草帽跟在后面,张英就趁早看清,只是机会条件均不得当而没出手。

丁惟尊的毙命早已使王复元心惊肉跳,他深知党组织对叛徒的态度是坚决的,因而,次日凌晨便急火火地逃回济南。他与胞兄商量,决定再也不回青岛。但这个贪利忘义而又爱耍小聪明的家伙,忽然想起在青岛定做的西服和皮鞋尚未取回,灵机一动,便决定秘密潜回青岛,神不知鬼不觉地取回西服、皮鞋立即返回济南。他的决定秘不透露,连青岛同党也不让知道。

尽管王复元行踪诡秘,但他的怪癖早已为我打入敌人内部的徐子兴所掌握,他回济南的车次、时间以及在青岛定做西服、皮鞋的事,徐子兴尽知。徐子兴断定王复元还会回青岛,只是时间难定。徐子兴将自己的判断通报了青岛市委,市委遂做部署,昼夜监视火车站,组成秘密信息传递线,并请张英和王科仁在店铺守株待兔。

8月16日上午,王复元回到青岛。他已变得有点神经质,身佩双枪还是处处留神小心,右手始终插在裤袋里紧握手枪。出门即坐上黄包车,大热天还得放下车帘,生怕被人发现。下午,他先去四方路“日需实业所”取回西服,接着又去山东路110号新盛泰皮鞋店取皮鞋。下车后贼眼环顾,见无异常才进了鞋店。店老板是他的熟人,不知他心中有鬼,故一面吩咐店伙计包装皮鞋,一面沏茶敬烟,劝他休息会儿再走。他却无心喝茶,两眼直盯着店门口。忽然王科仁走进店来,直奔货柜与店员侃着鞋价。王复元不由一惊,觉得来人有点面熟,遂握紧了裤袋中的手枪,见来人若无其事,才起身告辞。他左手拎着包装好的皮鞋,右手抽出正要推门时,王科仁举枪向他背部射击,王逆声倒地。王科仁又向他头部连击两枪,结束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叛徒的一生。

傅桂兰为锄奸丧命

“其实姑嫂锄奸并不只是傅玉真和李淑秀两个人的事情,在小姑傅玉真和嫂子李淑秀姑嫂联手大义灭亲,大姑傅桂兰也为锄奸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。”记者

在与高密市档案局的工作人员交流中也知道了关于傅桂兰的事情。

张英到达青岛开展锄奸计划,青岛市委负责人考虑到,为了利于张英开展工作,便于隐蔽,想给张英找一个“媳妇”。但在当时,这样的人选并不好找。市委负责人就去傅书堂的妻子李淑秀商议。此时,李淑秀带着年幼的儿子与新婚不久的二妹傅玉真、丁惟尊夫妇租住在云南路的一个院子里。李淑秀和傅玉真仍然秘密地为党组织做掩护和联络工作。恰好这时,傅书堂的大妹傅桂兰来看望嫂子和妹妹,市委负责人觉得,让傅桂兰扮做张英的妻子挺合适。李淑秀、傅玉真也劝她跟张英一起去济南。

傅桂兰这年21岁,还不是党员,平时受哥哥嫂子的影响,对共产党带领劳动人民打天下,推翻旧世界是非常拥护的,也为党组织做了许多联络工作。听了大家的话,虽也羞怯,但想到是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,就答应了。市委负责人给她起了个化名叫单娟,叮嘱她在行动之中,一切听张英的安排。

傅桂兰解开大辫子,梳成发髻,挎个小包袱,扮做媳妇,和张英从青岛火车站上了去济南的火车。张英、傅桂兰到济南后,先住了经一路的一家客栈。张英去秘设在八卦楼的省委机关联系。当时工作人员不在,张英就写了个条子留下,写上了自己来济南经商,住在何处。但第二天,此处的省委机关被王复元带去的人包围,抓捕了工作人员,发现了张英留下的字条。敌人如获至宝,立即去经一路客栈抓捕张英。此时,张英外出找地下组织接头去了,敌人就抓住了傅桂兰,逼问她叫什么名字,来济南干什么。傅桂兰只说自己叫单娟,是个农村妇女,跟丈夫来做买卖的,别的什么也不知道。傅桂兰想出去寻找张英报信,已不可能。敌人又守候了一阵子,张英回来时,没有防备,被逮捕了。

敌人把张英、傅桂兰押到一个警察所内,让他们交代是什么人,来干什么,谁派他们来的,二人只说是来做买卖的。敌人对张英二人大肆用刑,把二人分别关了起来。

傅桂兰始终咬定名叫单娟,张英是其“新婚丈夫”她被囚禁数年后又被警察局长役使在家,最终抑郁而死。这个纯朴的年轻姑娘,为了保全一个素昧平生的人,献出了青春和生命。

傅氏一家为了革命做出了很大的奉献,为后代留下了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傅氏姑嫂三人的不惧困难、勇敢锄奸,展现了中国人的巾帼风采。(高密市档案局对此文亦有贡献)